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春明夢餘録卷四十九至五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繆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七百　史部

春明夢餘録卷四十九　吏部侍郎孫承澤撰

通政使司

通政使司在太常寺南東向初置察言司設司令掌受四方章奏尋革十年始置通政使司正三品設通政使左右通政左右參議經歷司經歷知事職專出納帝命通達下情關防諸司出入公文奏報四方臣民實封建言陳情伸訴及軍情聲息災異等事成化二年增設謄

黄右通政列銜本司不與司事後革

洪武十年七月置通政司掌出納諸司文書敷奏封駁之事時官制初立上重其任頗難其人刑部主事曾秉正新擢陝西叅政未行遂命為通政使以應天府尹劉仁為左通政諭曰壅蔽於言者禍亂之萌專恣於事者權姦之漸故必有喉舌之司以通上下之情以達天下之政昔者虞之納言唐之門下省皆其職也今以是職命卿等官以通政

為名政猶水也欲其常通無壅遏之患卿其審命令以正百司達幽隱以通庶務當執奏者勿忌避當駁正者勿阿隨當敷陳者勿隱蔽當引見者勿留難無巧言以取容無苛察以邀功無譏訐以欺罔公清直亮以處厥心庶不負委任之意

按通政即古之納言舜典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朱子曰納言之官命令政教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出則

讒說不得行而矯僞無所託矣敷奏復逆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入則邪僻無自進而功績有稽矣周之内史漢之尚書魏晉以來所謂中書門下省皆此職也

蔽園雜記通政司所以出納王命為朝廷之喉舌宣達下情廣朝廷之聰明於政體關係甚重也洪武永樂間實封皆自御前開拆故奸臣有事即露無倖免者自天順間有投匿名書言朝廷事者於

是始有關防然其時但拘留進本人在官候旨旨出即縱之未嘗窺見其所奏事也後不知始于何年乃有拆封類進及副本備照之說一有訐奏左右内臣及勲戚大臣者本未進而機已洩被奏者往往經營倖免原奏者多以虛言受禍祖宗關防奸黨通達下情之意至是無復存矣可勝歎哉

京朝官封事自會極門内臣收進其餘皆自通政司入惟各邊總兵官都指揮指揮等官差來奏事

人員鴻臚寺序班連本連人引進侯本進收訖該
管序班引出收在本寺宿歇次日早天明放出
每遇常朝通政司奏事原不拘起數寫圎雜記云
自太祖相傳列聖臨朝每至日昃不遑朝食惟欲
達四聰以來天下之言英宗以幼冲即位三閣老
楊榮等慮聖體易倦因創新制每日早朝止許言
事八件前一日先以副本詣閣下豫以各事處分
陳上遇奏依所陳傳旨而已英宗既㓜三臣繼卒

無人敢復祖宗之舊至天啟時惟奏二事及余於
崇禎之十年間侍班猶見奏四事格套相沿無裨
實政至通叅一官初制吏部會同禮部考授後亦
惟吏部按資陞授昧初制矣
洪武中通政使門下有一紅牌書云奏事使當時
恐下情不得上達執此牌可以直入内府守衛等
官不敢阻
四方奏報雨澤章疏舊皆貯通政司司臣有欲送

科臣收貯者仁宗曰祖宗所以令天下奏雨澤者葢欲前知水旱以施恤民之政此良法美意今州縣雨澤章奏乃積於通政司上之人何由知又欲送給事中收貯是欲上之人終不知也如此徒勞州縣何為自今四方所奏雨澤至即封進

舊制題本紙四葉一接末一接不用四葉畫紙所長每葉六行每行二十字比奏本頗大具年月獨占一葉本中字只許占年月上一行過二行則年

月㡌書一葉

洪武十七年二月定諸司文移紙式凡奏本紙高一尺三寸一品二品衙門文移紙三等皆高二尺五寸長五尺為一等四尺為一等三尺為一等案驗紙二等皆長二尺五寸高一尺八寸為一等二尺為一等三品至五品衙門文移紙高二尺長一尺案驗紙高一尺八寸長二尺五寸六品七品衙門文移紙高一尺八寸長二尺五寸案驗紙高一

尺六寸長二尺八品九品與未入流衙門文移紙高一尺六寸長二尺稟驗紙高一尺四寸長一尺八寸不如式者罪之

章奏有正有副正本御覽副本啓東宫者實封同進無東宫則不用副

奏疏之式揭其要别書於後謂之貼黄外封所書事目日月謂之引黄崇禎元年上諭諸臣章奏㑹古人貼黄之法自撮節要粘原本進覽以便執要

從輔臣李國㯳之請也

章疏貼黄有三種一則宋人貼黄乃於狀劄中未了事復貼黄以增入如尺牘中又言是也一則本朝文武陞除事故則録底本藏於内府即詹事通政樞郎所司清黄是也一則本朝制於賀謝等表上面貼黄帖一方如印大帖下用印黄帖上所書如聖壽寫進賀聖壽表文正旦寫進賀正旦表文冬至寫進賀冬至表文謝恩寫進上謝恩表文末

後年月日上亦印封皮上用黄帖上所書如前黄
帖下用印印下寫具官臣某進謹封於上進謹封
字上用印是也近日貼黄則書其疏中大要節文
又一體矣然軍機疏往往不同以無暇及也
崇禎元年上諭各衙門章奏未經御覽批紅不許
報房抄發洩漏機密一概私揭不許擅行抄傳違
者治罪
上傳章奏冗長不便省覽以後各衙門條陳章疏

務要簡明其字不出一千如詞意未盡不妨再本具奏着通政司申飭

上傳內閣本內凡遇天地祖宗列后字樣皆要出格朕不敢與並列卿等傳示各衙門欽奉遵行

附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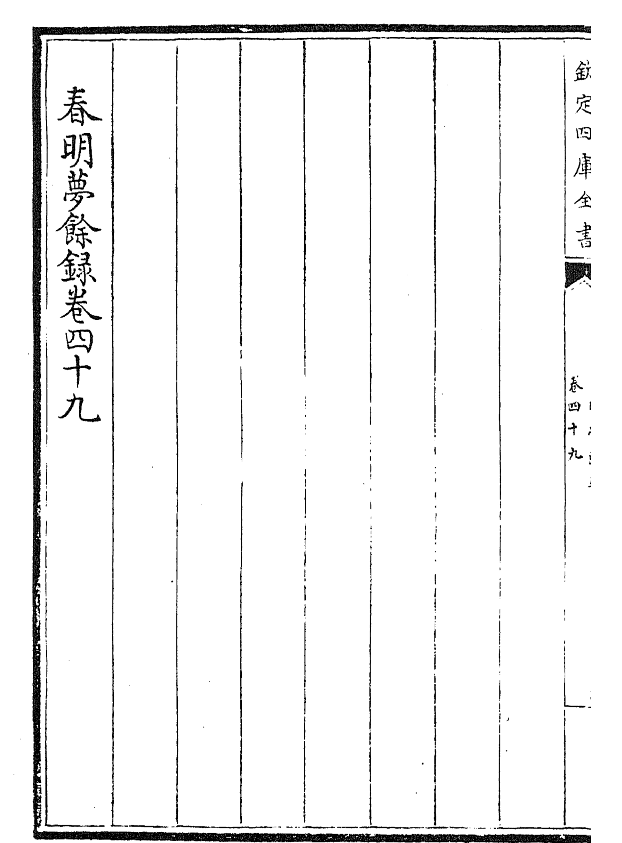
崇禎十三年監生涂仲吉疏伏惟皇上好問好察過於古先哲王惟恐一夫失所為聖德累故極芻蕘之言未嘗不樂聞而採擇焉臣不自量以前月

十五日具奏為明主可與忠言草野義甘受罪懇祈天心轉圜以㑹天下萬世一疏中言黄道周至清至勤真忠真孝及其言戇招尤因薦被逮廷杖殘息加以圜幽竊謂皇上必欲誅結黨敗類之臣則道周非其人必欲誅孤行獨立之臣則道周當死此通國至愚所共心傷非獨臣草野之私見也臣聞嚴命匍匐萬里願從葉廷秀之後冒請天誅使臣疏得上達皇上震怒殺臣杖臣繫臣俱甘如

貽不意通政抑臣之疏三格不封若有所為而然者不曰臣疏不當封而曰寬以俟之可也不曰臣言無當而曰惟存此議論可也是司臣良心未泯亦未嘗以臣言為謬但畏罪耳臣復激切懇封而司臣辭色俱厲至令衙役辱臣不許臣進夫臣書生雖微志頗以古人自任亦成均教育以為異日効忠於朝廷建不朽之業者司臣爵位雖尊不過患得失保禄秩耳以一朝之權而阻千秋之論豈

不輕朝廷蓋當代之士耶況臣所言有禍無福有死無生是天下所心哀而不敢出口者非敢效一班衣冠敗類及紛紛市棍之徒藉上書希圖倖進者比司臣何不之審耶嗟乎在廷懼罪不惜賢才而使書生冒死惜之為大臣者當慚愧無地反以出納之寄而撓忠義之心使聖代闕門明目達聰之典壅閉實甚然臣頭可斷臣疏不可抑也伏乞皇上取臣原奏賜覽即立殺臣臣無所恨矣亦無

虚臣犬馬齒二十七讀書報國之志也


春明夢餘録卷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七百一 史部

春明夢餘録卷五十

吏部侍郎孫承澤撰

大理寺

大理寺在都察院南初制大理寺正三品設卿少卿丞

洪武元年革十四年復置改為大理寺正五品其屬置

左右二寺設左右寺正左右寺副左右評事及審刑司

官十九年審刑司革二十二年陞正三品二十六年設

司務二十九年寺革後復置改左右寺為司官為都評

副都評司務為都典簿永樂初左右寺及官俱復舊大理凖古廷尉掌審讞允反刑獄之政令與刑部都察院並列為三法司凡刑部都察院推問刑名按律例處而復問因服乃准擬否駁再擬改正曰照駁三擬不當糾問官曰參駁牾律宄甚者移調問曰番異再異則請下九卿會問曰圓審已平允慮未當移再問曰追駁屢駁不改者徑奏請上裁曰制決凡各省三司直隸諸死刑並讞乃已聽決每歲會九卿朝審重囚

大理古官也尚書臯陶作士周曰𠂀人秦曰廷尉漢初仍秦官景帝更名大理東漢又名廷尉後皆因之元以為都護府明初置大理司改為寺本寺職專審録天下刑名凡刑部都察院問擬内外刑名俱送寺覆審卿總之少卿與丞為之貳司務典文移左右寺分理其事洪武中以係軍者屬左寺係民者屬右寺又定以在京屬左寺在外屬右寺萬歴九年以二寺事務煩簡不均題准以刑部十

三司都察院十三道左右分管浙江福建四川貴州廣東山東六司道屬左寺湖廣廣西陜西雲南河南山西江西七司道屬右寺就各寺中除正副照該管地方通看外其評事以俸為序照來文先後分看凡寺正不看外詳

洪武二十六年定凡刑部十三司都察院十三道五軍都督府斷事官五司問擬一應囚人犯該死罪徒流者具寫奏本發審笞杖罪名者行移公文

發審俱由通政司掛號另行入遞豫先差人連案同囚送發到寺照依該管地方先從左右寺審録若審得囚無冤枉者取訖各囚服辯在官案呈本寺連囚引領赴堂圓審無異取據原問衙門司獄司印信收管入卷將囚連案責付原押人收領回監聽候發落候遞到各項奏本 公文到寺將奏本抄白立案務要仔細參詳情犯罪名比照律條如罪名合律者准擬本寺依式具本同將原來奏本

繳送該科給事中編號收掌然後印押平允仍由通政司回報原衙門如擬施行如罪名不合律者依律照駁亦依式具本將原來奏本繳送該科收編駁回原衙門再擬如二次改擬不當仍前駁回議擬候三次改擬不當照例將當該官吏具奏送問或中間招情有未明者必須駁回再問若公文不必抄白就即立案具叅詳罪名准擬合律照駁不合律及送問等項並如前行若審得囚人告訴

究枉果有明白證佐取責所訴詞狀案呈本寺連
囚引領赴堂圓審相同將囚連案依前發回原問
衙門聽候發落待奏本公文到寺將原來奏本依
式具本如前繳送該科公文上留本寺立案然後
仰令左右寺抄案備開囚人供詞行移隅别衙門
再問若二次審異者再取本囚供狀在官照例具
奏會同六部都察院通政司等衙門堂上官圓審
回奏施行

凡内外問刑衙門議擬囚犯弘治元年奏准律無正條情犯深重者引律比附奏請定奪不得一槩俱擬不應供招之外不許妄加參語違者在内科道官糾劾在外巡按御史參究御史有違者本寺查究

弘治十七年刑部覆准各該司道必先推鞫明白問罪送審中間倘有寃枉不肯畫字或招情未明駁回三次改調司道或原問官事涉嫌疑雖未及

三次亦許調問悉遵前項諸司職掌并見行事例

施行

嘉靖十年刑部題准兩京法司一應輕重刑獄務

要虛心聽理必求詞証明白情法允當然後議擬

施行毋得仍蹈前弊鍛鍊其有情可矜疑事出無

辜應辯問者即為辯問應奏請者即為奏請毋拘

成案毋避嫌疑務要遵照欽依着實奏行不許虛

應故事如有違者重加懲治

嘉靖十一年本寺題准勑法司堂上官一體申明戒飭使各司恪遵法守凡大小詞訟非經通政司准行非由各衙門叅送不許聽理非由本寺評允不許發落若徇私廢法如前所謂拘審及改易發落者俱聽本寺及科道官叅究檢舉

嘉靖十一年刑部題奉欽依今後奏訴寃抑與稱寃不服調問人犯中間果有寃枉者問官即與辯問改擬不得避嫌畏忌因襲前獘其招擬未當該

寺駁回再問者原問官即當更改不得偏執已見如招情已明罪無出入該寺即與評允不得駁論一文一字以致往返駁辯有累罪犯至於詞訟行勘除人命家財田土等項例該檢勘者照例行城及軍衛有司勘問若委官果有徇私作弊勘報不公者原問官審究明白即與改正仍將委官叅奏治罪其餘例不該勘者不得一槩行勘以騷擾害人

嘉靖二十一年奉旨題准今後凡在外一應死罪重囚已經本寺詳過題奉欽依處決後乃揑詞奏辯覆行勘問情真仍依原擬罪名者俱查遵前奉明旨施行不必再行開詳本寺仍行都察院轉行各處廵按御史一體遵照施行

凡發審罪囚有事情重大執詞稱寃不肯服辯者具由奏請會同刑部都察院或錦衣衛堂上官於京畿道問理

凡駁問罪囚弘治十七年奏准原問官事涉嫌疑或有偏拗者不拘一次二次聽本寺駁調問理若不改本寺徑行隅別衙門問理又駁回犯人若不須提人者輕事限五日重事限十日完報若故意淹禁致情輕犯人累死者聽本寺指實叅奏

嘉靖十二年本寺奏准法司堂上官將原問官員嚴加戒飭仍將發問因犯按駁行查凡經駁回再問者照依大明令小事五日中事七日大事十日

並要限內結絕如原問官敢有負氣挾私似前停閣淹延淩虐罪囚者聽本寺指實參奏其各司擅准詞狀徑自發落既不呈堂具報送寺審録又已經審允而擅擬改變者俱聽本寺及科道官參究凡在外問過一應刑名布政司直隸府州申呈刑部按察司申呈都察院各衙門仍備開招罪轉行到寺兩寺分看詳擬合律者候題回報部院如擬轉行發落不合律者駁回再擬招情不明者駁回

再問

凡評允人犯奉有欽依單本具題曰單題其死罪京詳外詳俱五起一題曰類題係日審者寺正具稿係外詳者寺副而下寺員五日一具稿呈堂裁定

吏部尚書蹇義論大理銑刑部都察院職典刑名而大理寺尤專詳讞居是職者必得其人其官屬宜從堂上正佐官精加考覈庸劣不稱者黜之貪

婁苛刻者罪之其有作奸犯科者責令互相糾舉不許故縱違者一體論罪

舊制刑部都察院罪囚皆送大理寺審録無冤然後發落有異詞者駁正之法得其平罪得其當今大理寺乃同原問官會審設有冤抑囚何敢辯宜令如舊制敢再紊成法者罪之

景泰中大理寺卿薛瑄言今法司發擬罪囚多加參語奏請變亂律意刑罰失中請勅自今一依祖

宗律令不許妄加叅語從之

成化時給事中白昂言大理寺審録有詞稱寃人犯駁回在外衙門再問多偏執己見不與辯明或用非法重刑鍛鍊成獄囚人慮其駁回必加酷刑雖有寃枉不敢再言今後有問招不明擬罪不當者俱乞改調相應官員問理不許鍛鍊成獄違者雖無贓亦依律問罪從之

大理卿劉玉疏伏惟我朝太祖高皇帝肇跡民間

享國持久備歷艱難飽諳物態故立制定法準今
酌古周備無遺視漢唐宋為過之至刑獄一事尤
在所慎既設刑部以掌邦禁又設都察院以司糾
察兼之問刑又設大理寺以專審録凡問過罪囚
具招送審凡招不協情情不合律駁回三次改擬
不當將當該官吏具奏送問謂之照駁照者照其
情律也若問有冤枉因自翻異不服則取供行移
改調隔别衙門問擬二次翻異不服則具奏會同

九卿圓審詳載諸司職掌與大明會典為制甚密及查見行條例遇有重囚稱寃原問官員輙難辯理者許該衙門移文會同三法司錦衣衛堂上官就於京畿道會問辯理果有寃枉及情可矜疑者奏請定奪葢使彼此精研互相覺察故為問刑審録之司者敢不積誠竭慮據情法以議其平哉法得其平人皆易知易守而不犯故刑罰得中民獲措其手足所謂刑可期于無刑也奈何豐豫之餘

人心玩怠問刑者不知五詞之審審録者不知觀
刑之中惟意出入百司視勘不究其所當究刑每
濫於無辜不問其所當問罪常訛於非情苛碎煩
擾長究興姦俾良善無控訴之門狙詐得横行之
路以求實理為怪異以論舊章為狂愚遂使祖宗
良法廢壞殆盡臣等有難盡言者今幸陛下剗除
宿弊圖新化理臣等幸沐遭逢忝司平反以為照
駁圓審之法不行則司刑者無所畏憚庾獄决不

可清他若詳定法律考課官屬矜恤獄囚查革淹滯省節煩擾體悉吏隱又所以清獄之源也伏望
皇上特勅法司今後問刑凡有擬議未當者容臣等查照舊規照駁再問駁回三次改擬不當將當該官吏具奏送問若問有寃枉因自翻異不服取供改調隔別衙門問擬二次不服止照條例會同三法司及錦衣衛堂上官會審十分重情導照會典會同九卿圓審原問官及改問官若容私偏向

仍有冤枉不明者一體參提問罪其餘事情均乞
勅本寺及各衙門欽遵施行　一問刑衙門固應
遵照律例問擬發落但民偽日滋或有所犯出於
律例所不載者或情重律輕或律重情輕難以照
常科斷者節該刑部都察院及本寺臨時議擬上
請奉有欽依發落歷年以來非止一端此皆出於
聖明參酌情罪以補舊章之未備誠宜傳之永遠
使司刑者有所遵守也合令刑部都察院會同本

寺將自嘉靖元年以來凡問過事情臨時議擬奏
請及撫按等衙門奏行部院議處具覆奉有欽依
發落者逐一查出再行議擬停當開欵具奏取自
上裁著為定式增入問刑條例通行內外問刑衙
門永為遵守其近日刑官私議比附律條之類刻
附律書者俱不許傳用庶聖謨顯而刑不濫矣
一法司所以專理刑名至于大理寺職司叅駁關
係尤重凡任兩寺官非精律例見出原問官員之

上何以評其輕重服其心乎近見兩寺官其間歷年既久諳練事體盡心職業者固多亦有初入仕途律之名例尚未通曉即欲斷按庶獄未免有差原問官因得指摘罅漏借為口實至於叅駁本寺亦不降心聽從輙逞雄辯往復數次淹累因衆至不得已只得將就允行亦有彼此騰謗遂相擠陷本縁公務反成私隙以致刑獄不清多此故也合無行令本寺今後遇有新除評事督令講讀律例

半年以上考居䟽通者方許干預評允如有刑名生䟽者比照試御史事例仍令重歷重歷不堪者糸送吏部對品改調在京别衙門叙用其見在者除寺正寺副不考外其餘亦限三月以内通加考驗勤惰内有年久未諳者一體糸送吏部别用若有究心刑名才識出衆者開送吏部候兩寺正副員缺不論年資銓補至為正副又能益勵職業比照刑部各道年深郎中御史一體不次推陞如臣

等堂上官不能正已格物以致刑獄未協於中亦乞聖明早賜罷黜以為不職之戒庶人知省勉法律昭明而足為天下之平矣　一訪刑部近年以來問理刑獄多便已私不體朝廷欽恤之意每遇强竊盜及人命重囚不問虛實輙加嚴刑苦訊又有經本寺審允題奉欽依處决者分付獄官私行謀死詐稱病故不得明正典刑及未成招死者枕籍於獄雖經御史及錦衣衛官相視不過虛應故

事本寺所審者止據見在人犯病故者例不查考以致該部肆行無忌問官緣此得肴文移提牢官員緣此便於防守而以人命之重如拉犬彘習以為常漫不知惜甚傷天地之和召災致變未必不由於此此等獘政已非一日茲當欽明大獄之後人圖自新諒無敢蹈前非者臣等恐宿獘難祛頹風易靡不可不預為之防也合無行令刑部衙門戒飭各屬俱要仰體至仁重惜民命一應罪囚無

得非法淩虐有患病者提牢官及司獄官請醫調治或調治不痊身死者一面行文都察院等衙門差官相視明白仍一面將患病緣由開送本寺以憑查審若御史等官驗有傷重及本寺審係矜疑人犯并未結事情雖係真正死罪重囚不曾請醫用心調治假揑虛文開報者俱係當該官吏參究從重治罪其男子杖罪以下及干証平人婦人徒罪以下者不許一槩淹滯每月終該部堂上官仍

將見在開除病故囚數開具說帖御前宣奏庶司
刑乃有所避忌而囹圄無冤獄矣又訪得相視官
往往畏懼復命延捱數日積死數囚方行相視以
致屍肉潰爛臭穢薰蒸莫敢近前非惟死者莫辨
其冤生者亦被所染瘟疫舉發莫可救藥誠為可
矜亦乞勅都察院等衙門遇有該部開報死囚隨
即差官相視毋至仍前躭悞參究治罪如此則陛
下如天之仁及枯骨矣　一近時法司問事多有

淹滯日久牽累平人合無行令今後問擬大小事情及行各城勘驗者大事限二十日中事十日小事限五日俱要提齊完結此外如錢糧行查未明强竊盜挨拏正犯未獲人命未檢結勘以致稽遲者將見在人犯及本狀内各起事情先行問招送審本寺即明開各犯到官之日以憑查考有淹滯過期者年終類奏量請罰治如例應委官勘問及行軍衛有司會勘違限并托故推調不即赴勘者

原委衙門照例條奏提問庶宿弊除而官無曠職矣　一近日各城巡視御史并兵馬司衙門每遇地方呈報小事不論情之輕重槩送法司法司又加深求入人以罪送寺審駁方行改正又聽人囑托濫准詞訟批發兵馬司問理以致牽累貧民甚至傾家蕩產鬻賣子女始得完結者臣等以為市井細民愚蠢無知或因醉酒諠譁或因微末爭搆至有妻妾妬寵而反目子孫違令而打罵皆人情

所不免該城量行責治已足示懲戒若一槩送問誠為擾害行令各城御史除强竊盜人命等項重情照舊送問其餘一應小事量情發落不許送問亦不許受理凡軍民詞訟俱赴通政司告行法司提問亦不許巡城兵馬司等衙門濫受擾民庶刁風可息而貧民獲安矣

崇禎二年大理卿康新民疏臣備員廷尉稱天下之平每遇審録重犯多方詳慎歴有平反清夜省

心惟恐天下有寃民也軍徒一寃民已不堪命若大辟一寃則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其關係更重矣在愚民固有以他故罹辟者然多屬人命盜犯人命自有寃對猶易訊斷惟盜犯真似微曖極易淆錯外郡縣盜情猶有着落而京師盜情益多縱枉蓋失主被盜之日須先投一失狀於官司預報失單逐項開明記號如手飾金銀分兩有無珠翠衣服顏色或紬絹紗羅布絮下至一帽一

履亦必註一製様嗣後擒賊追贓合者方為真盜若果審真即駢首何憾若無確証難以懸坐至盜已到官須立地審取口詞無得日後妄扳以殃林魚今京師賊犯全憑番役緝獲每當未經官時先於城外冷空廟寺非刑苦拷逼使供招利其扳扯以為奇貨至真盜真贓未必不隱縱颺去其供招成獄者或云不知名失主或云過路人不知姓名即指有失主認識贓物然當日原未投失狀安知

今日盜犯果係其家失物至有一種神奸與番役
穿鼻每遇盜發或當官認為失主而贓物則私相
瓜分若然則天理澌滅而王法甚屑越矣城番獲
賊係各兵馬司初審營番獲賊係廵捕把總等官
初審夫審盜非聰明不能得情非清正不能得情
非寧耐不能得情而欲以此三者必之各兵馬司
把總等官其將能乎不過隨番役所寫供單為渠
作謄録耳即此便為初案矣已而兵馬司所審轉

解巡城御史巡捕把總等官所審轉解京營督捕提督巡視京營科院中間固有嚴究漏網亦有開釋無辜者叅送刑部審定招詞堂屬幾經推敲大獄訂有成案及遇臣等閱招始末虛心鞫問其為真盜真贓甘認無辭者十之三四其嘵嘵轉辯藉口於番役之苦拷逼供者十之六七也真者自應執法以正三尺稍有可疑必駁審以期於當然計事犯之日以至臣寺則不知躭延幾許月日矣近

有盜情一起牽連三十六人陸續監斃兵馬司者三十二人臨審病故者二人止二人聽鞫其中即有一可疑者駁從末減然前三十四人中豈尚無子虛烏有可待平反者俱已混登鬼録矣言念及此安得不痛心疾首也臣欲自今以後除長途卒遇响馬不及呈報外凡京師居民若有被盜者各就五城所屬先投一失狀隨開失單如前式粘狀俟賊犯既獲庶有所據以定真贋即獲自各營亦

必關原狀以為確證其番役止許嚴緝不許苦拷至五城掌印兵馬司多係孝廉前途尚遠如遇審盜必分明就裡情節隔别細審果同行上盜亦須將姓名年貌住址贓物逐一剖悉不得止報混名致難緝捕審畢一一親筆註定用印鈐記不得辭勞分委致滋弊端其各營廵捕把總等官亦須念及究報盡心審確毋輕信番役私相猫鼠其各城御史暨廵視京營科道當不時誡諭專以審賊之

當與不當定各兵馬司各把總等官廠最若故出
故入臣寺覆審既明將初審官題參依律懲究且
盜情一發即須速結轉解參送法司不得躭延月
日使無辜斃於奸穴其廠衛理刑官亦求皇上明
旨申飭凡遇審盜務慎重得情毋輕枉縱至京城
一種拏訛棍徒往往捕風捉影擇人而食騙詐所
及家貲一洗甚有羅織傾命者致使善良赤子日
跼蹐於橫禍則安拏誣陷尤當嚴為申禁以安根

本之地可也

崇禎十五年大理卿凌義渠疏查得臣寺職掌見在衙門事宜一書内稱凡評允人犯奉有欽依單本具題曰單題其死罪京詳外詳俱五起一題曰類題又查刑部事宜内載大理寺審允者死罪候類題命下之日出評允勘合此五起類題之所據也惟是死罪有立决秋决二項歷來外詳類題不分立决秋决獨京詳分别二項各俟足五起此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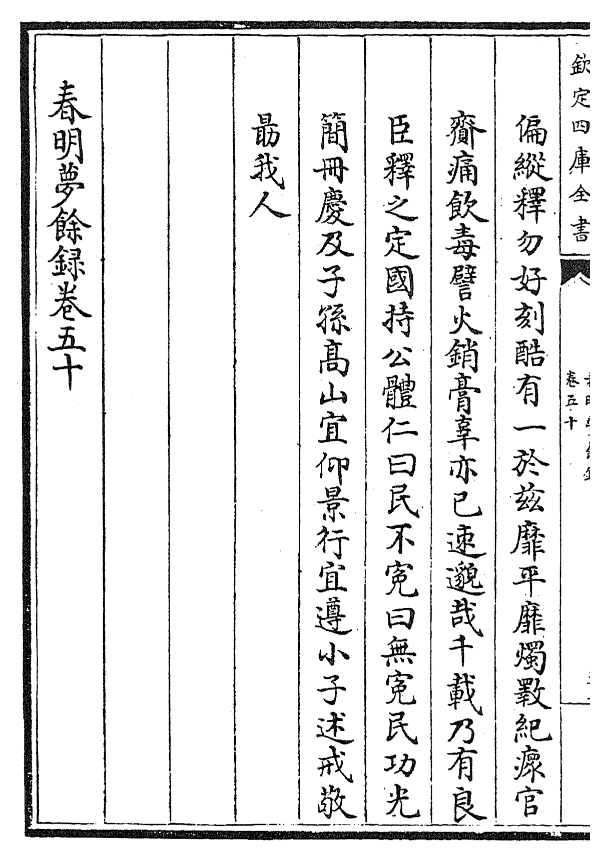
知起自何年沿成故事臣等固不敢傳會典制也
恭繹明旨立決重案應否延停久待因反覆參詳
立決人犯除卑幼悖逆外係強盜十之九所謂禦
人國門不待教而誅者也但臣等竊見京詳盜案
與外不同州縣盜發失主先有緝狀有失單及至
擒獲質對月日贓狀一審了然京師多憑番捕之
手獲盜未必皆真真盜未必皆獲即具有贓有証
而失主或非正身贓物槩無原單失出則有出柙

之虞失入遂傷好生之德且州縣訊鞫强盜贓真
証確然猶府道司院層累批駁稍餘生路復入恤
刑矜疑之牘比其開詳到寺次第奏讞不知幾閲
年歲京師則自城捕獲賊送部成招過寺侯題其
間情罪未協者惟有臣寺之一駁耳即侯足五起
遲不過以月計而爰書既上死者不可復生矣臣
等愚鈍恨無片言折獄之明而仰體欽恤之仁俯
思平反之職於此等重辟何敢率易從事雖題稿

已具尚有疑竇須再行駁確者則未嘗不藉候五
起之例庶得以躊躇而審也易曰君子以議獄緩
死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丕蔽要囚聖
人之意豈為兇人停延久待緩至旬時者哉政懼
濫及無辜必再三求其生而不得然後殺之也臣
等前疏已及此今擬議未奏間接邸報該刑部題
為遵旨認限事奉聖旨這各司未完事件既立有
限期併在內各衙門在外各撫按一體祇遵查緝

審結但獄須得情方無枉縱都着詳鞫確擬稱朕慎恤之意不得藉口勒完任意出入欽此臣等恭誦綸音真與聖經相為表裏固知責成速讞原期於得情無枉無縱非但以速為能而已也伏乞皇上欽定以後京詳立決重案或仍舊足五起類題或照外詳例與秋決共足五起類題總求詳確以贊祥刑從此永為典制庶畫一之令既飭而隱閣之弊愈清矣

薛文清瑄大理箴惟左執法廷尉象焉稽古之職
士師庭堅官曰大理歷茲有年其名不一其事則
然蓋天之公陽開陰闔立法憲天仁柔義遏不率
典彛或過或惡天討以施低昂斟酌乃有凖臬職
斯常刑讞厥當否則歸廷平廷平攸執時惟鑑衡
鑑灼隱伏衡持重輕持照兩得克允克明罰當民
服氣協休徵惟刑弼教聖所欽恤死者弗生絶者
弗續爾居爾官宜何警肅勿徇貨利勿任憎欲勿



偏縱釋勿好刻酷有一於玆靡平靡燭斁紀瘝官
癘痛飲毒譬火銷膏𦍒亦已速邈哉千載乃有良
臣釋之定國持公體仁曰民不冤曰無冤民功光
簡冊慶及子孫高山宜仰景行宜遵小子述戒敬
朂我人

春明夢餘錄卷五十

春明夢餘録卷五十一

吏部侍郎孫承澤撰

太常寺

太常寺在皇城西後府之東南向中為崇正堂萬歴中董其昌為寺卿改寅清堂書用李江夏法甚工後堂左右為官舍堂後為香帛庫庫北為浴堂南為祡庫右為祭器庫初為太常司正三品吴元年令凡朝會贈諡冊封冠婚喪祭講究儀式計量物料移文各衙門施行禮

樂祭祀宴賞犒賚賓客工匠悉隷焉洪武元年定太常官制掌天地宗廟社稷山川神祇之祭以相大儀以格神明以致天地之和餘分隷各衙門設卿少卿司丞博士典簿協律郎贊禮郎司樂大祝等官及祠祭署令署丞三年置神牲所設廩犧令大使副使等官四年神牲所革七年設典樂二十四年改署令為奉祀署丞為祀丞三十年改司為寺司丞為寺丞三十五年革大祝

虞舜命伯夷作秩宗典三禮后夔典樂周併領於

宗伯秦始為奉常漢因之為太常太常王者所建之旗也畫日月蛟龍百官有大功德則書之王者有大事則建以行禮官奉持之故曰奉常又曰太常漢百官志曰欲令國家盛大社稷常存稱太常又曰尊大之義也

太常職事凡天神地祇人鬼歲祭有常先歲孟冬進明年祭日上御奉天殿受之頒諸司凡上祭贊相禮儀大臣攝事亦如之若祭先期請省牲大祀

上先省大臣繼省之進版銅人上殿奏齋戒示諸司凡薦新品物移光禄寺凡國有冊封冠婚營繕出師歲時旱潦大災難請郊廟社稷凡新王之國若朝還謁辭於寢廟凡祭滌器爨理香燭玉帛整拂神幄必恭潔凡玉三等曰蒼玉曰黄琮曰玉制帛五等曰郊祀曰奉先曰展親曰禮神曰報功凡牲四等曰犢曰牛曰太牢曰少牢凡樂四等曰九奏曰八奏曰七奏曰六奏凡舞二曰文舞曰武舞

凡樂器不徙凡陵園之祭無樂凡祭掌燎看燎讀祝奏禮對引司香進俎舉麾陳設收支尊引設位典儀通贊奉帛執爵司尊司罍洗卿貳屬各供其事凡宴會率其屬奏樂典簿典勾校金穀察視禮數省署文移博士講習禮文請上填名祝版大禮導贊其儀神樂觀提點知樂領樂生舞生而時教肄之進退其考贊禮郎設君臣之位以奉祭祀之禮拜跪之節皆贊導焉而承傳之協律郎司樂考

協雅樂凡舞人韻聲人籍覈其名數而審欵之凡淫聲過聲凶聲慢聲舞失節者皆禁糾之凡上至祀所夜警晨嚴凡祭先期演樂太和殿凡大祀樂生七十二人舞生一百三十二人凡壇署典守壇場殿宇厨庫林木時灑掃之以供其祀事陵署亦如之犧牲所凡三祀牲牢咸有數養而滌之藉田收穀納於神倉供五齊三酒之用穰藁飼牲

洪武二十五年六月以皇太子新薨欲停時享命

禮部侍郎張智等考求前代典禮智等奏宋會要言王制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真宗居喪易月服除明年遂享太廟合祀天地於圜丘郊用樂餘皆備而不作今宜如宋制從之是年八月上召太常寺卿許昇問祭祀禮儀昇不能對典簿劉仲實從旁代奏甚詳上曰國莫重於祭祀職太常者昏惰如此何以祀神遂降昇為刑部主事而以仲實代之

太常博士漢人極重此官國有大政下丞相九卿會議必及博士即如廢昌邑王奏中公卿將相列名上請必曰臣敞等謹與博士議云云如此大事非博士之言不行其重之如此

太常贊禮郎即宋之太祝也宋重其官以宰相任子為之明初亦以處文學之士乙科初選每得之後乃以黄冠充焉失矣

宋濂曰凡守令滿三載者朝京師詔銓曹考核治

行其昭著者皆復舊職命儀曹燕饗之過有事郊
社令被以戚服從公卿大夫之後以與祀事上之
意以為能勤民方可以對越神明也
宗伯于慎行太常寺題名記國家法六典建官既
以禮樂神人之政總之春曹又設太常卿佐使率
其屬以奉郊廟羣神之祀而掌其器幣壇塲儀文
樂舞之數以告時於上而請行之蓋宗伯所掌天
神地祇人鬼之禮春曹舉其全太常專其職矣所

謂崇明禋之典以協承神休厥惟重哉寺之在北都者初稱行在正統間始定今名則永樂以前故南太常也而題名所志卿及餘佐肇自洪武於建置之實不相中矣萬歷庚寅卿張公作霖以題石且盈將更鐫以待來者則斷自永樂十八年卿蔣公守約少卿傅公霞岫以下而除其官南寺者以志實也又准雷大司空年表之法列卿少而除丞以志守也舊記間有遺失又取年表所載頗增入

之而隆慶以後續焉以志備也謂不佞彖之禮官

請為之記恭惟我高皇帝開天刱宇稽古禮文惟

是郊廟百神之祀對越將享罔敢逸豫洋洋乎廣

謨景訓載在典策規於萬世矣列聖相承率由舊

章靡有遺闕是致昊穹錫貺百神効職年穀順成

羣生嘉悦與虞周之盛有同符焉其惟明德之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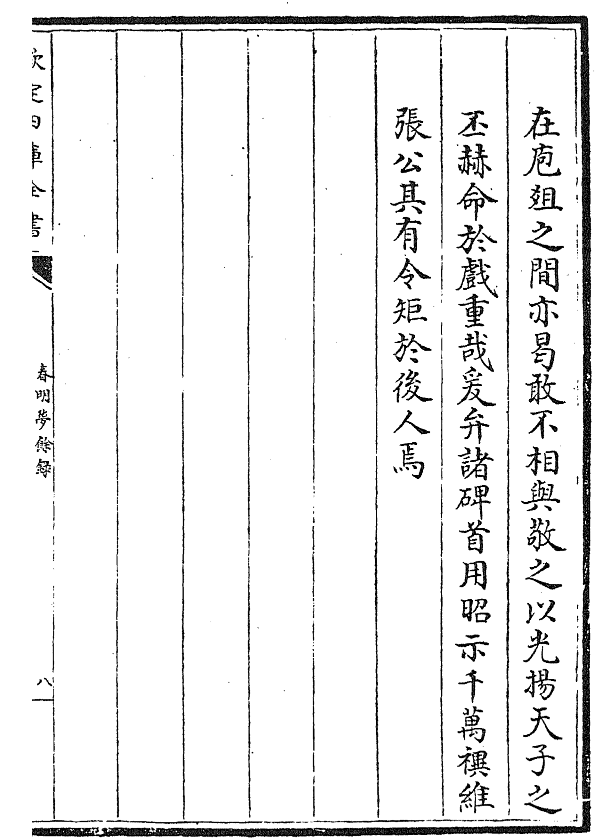
升聞於上亦越奉璽泣悦之臣陳言祝嘏以假於

上下神祇與有榮號哉及遡穆考以前寺之卿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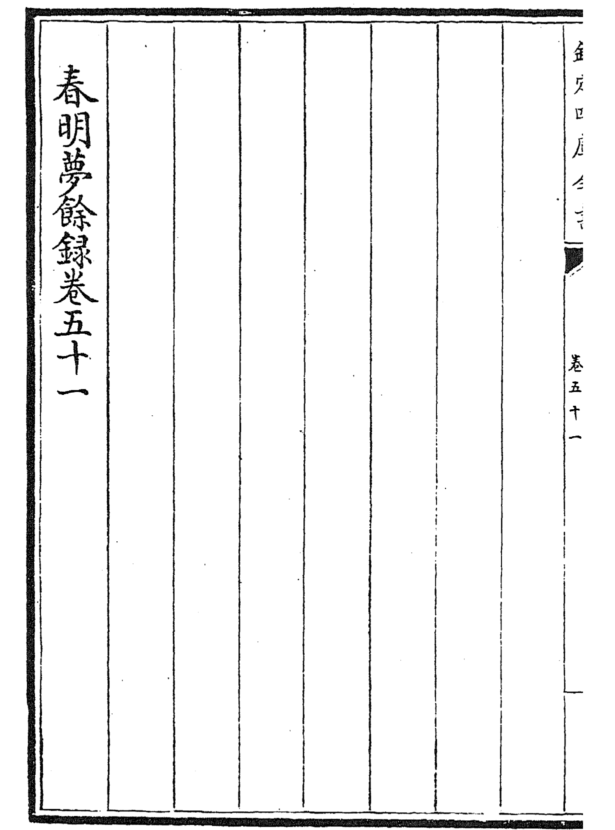
間或參以宗祝秩之上列亦惟其習於祼將示有常也不佞竊有睹焉古者官不易方材不兼任伯夷典禮后夔典樂各効一職不二其守以終其身故能摶心揖志儲精會神以逆釐三靈而協調元化也今之太常既以一官兼夷夔之任而備其所不能周又皆出於仙曹瑣闥極當時華要之選垂魚擁佩朝遊乎圭瓚暮翔於斗樞即欲精白一心肅祇厥職以揚洪煇而甄靈貺時不幾也無已而

委之宗祝曰以其服習有常不惑於儀云爾則無乃以人而棄官乎繄考舜之命夷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其命夔也以直寛剛簡之德勑之則夷夔之終身於其官者固不在玉帛鐘鼓之間而在乎有禮樂之本也任是官者誠有禮樂之本以考其器數而舉其彛章則一日居職亦夷夔之一日矣由是而後乎吾者一二人焉如之是一二人者其不為夷與夔乎又由是而後乎吾者十百人焉如

之是十百人者其不為夷與夔乎有如提空名以
自貴而慢厥官常以怨恫於神明即終其身於鐘
鼓玉帛之間何以自異於宗祝之流而稱顯相乎
聖上恪共祀典春秋匪懈祝號之史或有愆於禮
度輙下詔申飭應時更置而於寺之卿佐茂簡名
德以冠九列爛焉爍乎於前有輝矣繼自今以往
任是官者其有不忝忝翼翼各率乃職以求踵夷
夔之躅而委諸宗祝為也即我二三禮官實儼然



在俎豆之間亦曷敢不相與敬之以光揚天子之
丕赫命於戲重哉爰弁諸碑首用昭示千萬禩維
張公其有令矩於後人焉



春明夢餘録卷五十一

春明夢餘録卷五十二

吏部侍郎孫承澤撰

四譯館

四譯館在東華門外南向設太常寺少卿提督之聽於翰林院所隷凡八館曰西天曰韃靼曰回回曰女直曰高昌曰西番曰緬甸曰百夷初以舉人監生年少者入翰林院習夷字以通事爲教師科舉時任其應試卷尾識譯書數十字三場畢送翰林定去取仍送入塲塡榜

中榜後改庶吉士仍習譯天順中革令擇俊民俾專其業藝成會六部大臣試之通者冠帶又三年授以官

永樂初命禮部選國子生蔣禮等三十八人隷翰林院習譯書人月給米一石遇開科令就試仍譯所作文字合格准出身置館於長安右門之外處之

謇齋瑣綴録永樂間嘗選舉人監生習四夷譯書、憫其妨曠本業乃命會試卷尾識譯書數十字三

場畢送出翰林定去取仍送入場塡榜葢優典也
然既登第仍官館中習譯書如許道中是也至景
泰初吳禎以民人充譯字始援此例中鄉試及登
第又以與修寰宇通志成從衆庶吉士出授御史
成化間俞瓚又因此例授主事于户部葢資稍可
進輙習舉業而譯書不復精徒藉爲科第之捷徑
故爭趨者衆天順八年彭可齋始建白如制去取
于内不復送出院

天順中禮部左侍郎鄒幹奏永樂間翰林院譯寫番字俱于國子監選取監生習用近年以來官員軍民匠作厨役子弟投托教師私自習學濫求進用況番字文書多關邊務教習既濫不免透漏夷情乞飭翰林院今後各館有缺仍照永樂間例選取年幼俊秀監生送館習學其教師不許擅留各家子弟私習及徇私保舉

洪武中以元人素無文字但借高昌書制蒙古字

行天下乃會翰林侍講鄂端濟與編修瑪噶伊克
等以華言譯其語復取元祕史參攷以切其字諧
其聲音名華夷譯語詔刋行之自是使臣往來朔
漠皆能得其情
大學士高拱議補譯字生疏看得譯字生自嘉靖
十六年考收之後迄今垂三十年中多事故更遷
所存者僅餘一二世業無傳番譯具廢本當選收
以備作養今該内閣題乞照例選收併勑本部詳

議妥應議處臣等謹擬議條件開具上請　一選世業查得正德三年選取譯字生一百七名嘉靖十六年選取譯字生一百二十名皆不問世家不論本業止泛考漢文數字待收館之後方習番文考非所用用非所考譬之責工于商難便成熟令該內閣具奏專取各館世業子弟資稟年歲相應者考選送院作養其議甚當相應申請合候命下本部行移翰林院轉行四譯館即將各官名下世

業子弟資稟清秀者開送本部考以番文收管習
學伏乞聖裁　一定年限議得世業子弟雖即試
以番文然未經作養難便責其全曉但取其精通
門路易於習學而已若不限年則有年既長而止
通數字者收之豈能有進若皆限年則有年雖長
而業已成熟者棄之豈不可惜合令各生先自報
已通未通二項其未通者限年二十五歲以下審
驗得實方准收考以分數多者取中其已通者不

限年數考必全曉而後取仍于本卷首行明書已通未通以便分别庶年富者可望其進而業成者可得其用伏乞聖裁 一慎考校查得舊例考選入館之後提督官四季考試欠精者責打二十習學三年會同六部都察院堂上官翰林院掌印官於午門内會考每差御史二員監試其中試者月給米一石又至三年會考中優等者與冠帶仍月給米一石又至三年會考中優等者授以序班職

事其初試不中者有再試三試之例及查嘉靖元
等年屢經本部題准各館官生中有愚頑不學屢
考無成者若容再試終于無用令後習學三年不
中者徑斥為民六年冠帶不中者給與冠帶榮身
九年授職不中者即以應得原職俱各回籍閑住
令該收考相應通查議請合候命下除將前項考
選送館之後仍行提督官照例季考懲戒其有怠
惰愚昧終難策勵者不拘歲時徑請罷革至于三

六九年會考照例食糧冠帶授職其三年考不中者姑量加責治容再習學又三年不中者黜退為民其食糧三年考不中者亦行黜退其冠帶三年考不中者令冠帶閑住毋或姑息坐糜廩禄伏乞聖裁 一定收補查得收補譯字生自正德三年一行嘉靖十六年一行以至于今曠日久遠人心絶望所以不習其業應考者解而他人反得營求入選取收之後三年會考例有黜陟人漸減少而

各館世業子弟藝隨齒長又自有俊秀者出似當量為收補以便習學合無今後每六年一次收考每考止取二三十人則進身有期人既肯習其業取人不泛業自可精其能況數番方滿一百二十人之數得諸積累似與一日濫收者尤為有間伏乞聖裁　一查實歷查得在館各生有怠惰托避者卒多告病給假及會考之期輒行告補甚非事體今後合無臨及三年會考須要查算在館日期

有無虛曠若無故曠三箇月之上已食糧者住支未食糧者令補足日期方許送考其丁憂起復事出不幸者情若不同故往時亦嘗奏擾乞要附在廷試歲貢中同考皆已准行然據考課責實之意似亦未當今後俱合扣筭三十六箇月為滿如未滿數者通不准考伏乞聖裁　一嚴保勘照得世業子弟必用本館教師保送然有等夤緣之徒冒認宗族假托姓名買囑教師朦朧保送深為可惡

令該內閣奏令各館教師結送世業子弟赴考如
朦朧冒選者日後事發即行黜退并將原保教師
叅問相應依擬申請合候命下行令各館教師各
將本館見任各官及曽任而物故退閑者的親世
業子弟取具重甘執結親赴本部投遞間有本館
教師故絶而子弟獨存者許隣館保之臣等嚴加
審覈果無詐冒方准收考仍于考試之日許各生
面訐如有前弊即將本生并保送者一併送問脫

或一時倖免日後被人告發或查訪得出不論入館年月久近仍行問革為民原保教師一體連坐伏乞聖裁　一絶干請查得先年考選不公大招物議皆因富商豪族憑恃錢神或鑽刺部官自通貨賄或買囑勢要轉為請求以致有嫌可避年久不敢舉行然國法有在若果以公奉法何有干嫌合候命下臣等先行禁約敢有鑽求窺伺及轉為干請係官員者容臣等指名叅奏治以重罪不係

官員者即于本部門首枷號一個月滿日送法司問罪伏乞聖裁　一嚴考試查得先年試法甚踈致通關節且止考以七言絶句詩一首既係成語則或有預擬而暗合者合于考試之日嚴加搜檢封鎖防範前後不得相通其試字不用舊句臨時雜出漢文三十字令譯番文仍設彌封官一員卷完時先行彌封然後送看預行各館教師先將番文底本送部以憑驗對其考試之日俱于部中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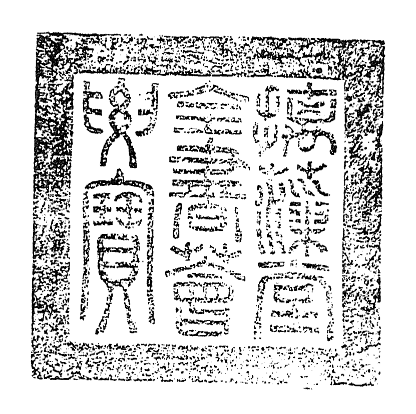
所封鎖待取定進呈之時放出令其叅驗庶免差
訛伏乞聖裁　一分館業查得九館所習番文各
異而註以漢字亦互相有無若一體考譯則有無
其字者將何以應合于考試之日公同于九館番
文底本内揭出一段令其譯寫又各館事務繁簡
不同亦難一槩均取合于事繁者多取數名事簡
者少取數名如有一館無人習學者則于別館當
取有餘之數補之令入館之後改習其業仍于考

卷首行明寫某館譯字以便稽查伏乞聖裁　一
禁差遣查得譯字官生一得進身即便營求差遣
曠廢本業每有外夷朝貢之文及朝廷勅諭宣示
諸番者令　一辨譯則瞪目支吾莫可措手不免為
遠人所笑今後各館官生俱要安心習業較閱課
儆毋得鑽刺謀差以取罪譴伏乞聖裁　一補教
師查得提督四夷館少卿邱岳呈稱緬甸館師生
俱已故絕誠為闕典蓋先年缺人俱令各邊鎮巡

官保舉起送充用又查得當時緬甸教師不識中
國文字使人口傳漢字題目令其寫作番字先因
本館教師不曾傳有本國字樣本館人員止將百
夷字樣習學故考時欲要依本對看而無本可對
以致難定等第封卷進呈今據教師既缺相應取
補合候命下本部行令該鎮巡等官多方覽求通
曉番漢字樣者充緬甸教師并求本國字迹或就
責令教師尋獲湊譯成書以便教授庶各館皆有

全書不致如往時含糊考校漫無憑據伏乞聖裁

春明夢餘録卷五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録監生臣孫悦祖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春明夢餘録卷五十三 四

詳校官編修臣繆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七百四 史部

春明夢餘錄卷五十三

吏部侍郎孫承澤撰

太僕寺

太僕寺在皇城西乃元兵部舊署初設羣牧所牧養馬匹洪武六年始置太僕寺從三品在滁州設卿少卿寺丞典簿等官職專馬政三十年置北平及遼東山西陝西甘肅等處行太僕寺永樂元年改北平行太僕寺為北京行太僕寺十八年改稱太僕洪熙元年復稱北京

行太僕寺正統六年定今名以原置在滁州者為南京太僕寺太僕古官掌牧馬之政令以聽於兵部少卿則分督京營馬若畿馬丞分理京衛若畿甸及山東河南六郡孳牧寄牧馬三年而更凡馬肥瘠登耗籍其毛齒而時省之三歲偕御史一人往印烙而差擇之選其良凡草場歲徵其租金國災祲出以佐市馬凡租金恩蠲或災蠲不得兼即蠲必轉移相抵不得虧軍賦而寺主簿勾省文移常盈庫征馬金貯焉

凡馬政曰民牧曰衛牧曰京府寄牧凡牧地曰草場曰荒地曰熟地嚴其禁令而封表之凡牧人曰恩軍曰隊軍曰改編軍曰充發軍曰召募軍曰抽選軍皆籍而食之凡民牧人視其丁産而授馬種馬壯十二牝十八壯牝五歳而徵駒曰備用馬齊其馬力以給邊邊馬足寄牧於畿府而府府向土不宜馬及人民耗者征馬金凡馬駒十八年而免定頭駒重駒而籍之報駒有常

期凡馬肥瘠登耗籍其毛齒而時省之三歲寺
卿偕御史二人印烙選其良汰其羸劣凡草場
歲徵其租金地畝十七椿朋十三災祲出之佐
牧人市馬
舊設寺丞十二員分轄各路孳生馬匹官給善馬
為種率三牝馬置一壯馬每一百匹為一羣羣設
羣頭羣副掌之牝馬歲課馬一駒牧飼不如法缺
駒損斃者責償之其牧地擇旁近水草豊曠之地

春夏牧放游牝秋冬而入寺印駒用種字俵用江字馬毛稀毨而齒少者老馬所育眼光照人見全身者其齒小照半身者滿十歲所照漸短其齒愈大驗其病否取毛附掌中相粘者無病粘少者有病

周弘祖曰國朝領養種馬南北直隸河南山東之民兩太僕寺總其事而御史稽察印烙之北數七萬南數三萬每歲五馬共俵解馬一匹赴京上納

給各軍喂養後又寄順天所屬州縣謂之寄養馬匹山西陝西又設苑監養於官上苑一萬匹中苑七千匹下苑四千匹陝西又有茶馬洮河西寧等衛番族給金牌四十一面該納差發馬一萬四千五十一匹給與茶一百萬斤取之四川保寧等府三年一次正德中都御史楊一清修整茶馬奏金牌之制久廢無從稽考止給茶易馬似互市云成化二年南直隷地方奏稱地不產馬暫收折色或

三十兩或二十四兩自是比照日漸加增解銀儲北太僕寺發各邊買馬及各邊借支别用隆慶中李興化春芳在内閣憫桑梓領養種馬之難因奏通行革去一半而舊制蕩然矣

種馬養在民間一兒四騍此制甚善隆慶二年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武金言種馬之設專為孳生備用今備用馬已别賣則種馬可遂省且言種馬之害變賣種馬之利於是御史謝廷傑言當修

法以除奬不當因奬而廢法兵部亦主其議議上竟如金言變賣一半每馬變價銀十兩徵收草料銀二兩解太僕寺至萬歷九年御史于有年復請盡將種馬變賣兵部議覆云國初戰馬原係官收嗣因承平無事散養於省直民閒騍駒起俵後因多事騍駒不堪征戰改為買解大馬之法寄養近郊緩急足恃其種馬尚在民間百十年來節經當事諸臣建議設法騍駒迄無毫毛之效民間攢户

養馬困苦已極有司按季點驗騷擾益甚無名差遣各項科索悉取辦於馬户閭閻殆不堪命數十年來節經當事諸臣建議革去種馬永塞弊源卒未有能行之者豈惟年復一年民害日深抑恐一旦有事戰馬缺乏至穆宗皇帝初年採太常少卿武金之議欲行盡革於時當事之臣議革一半其害猶未盡除至今遺議紛然茲蒙皇上特容臣等查照節年題奉事理議處停當誠為惠安小民預

飭武備至計適該御史于有年建議痛切遠自數千里而至臣等劄行太僕寺查議回稱審度時勢變通調停上不失祖制下有裨於生民蓋亦有見於此臣等再三考究籌畫先年變賣未盡種馬一半委應通行變賣量徵草料銀兩以佐買馬之費種馬雖革馬戶宜存聽省直各照舊或十年或五年一次審編買解大馬如歲用馬匹數多太僕寺預呈本部多買本色或有重大征戰無論本折悉

買本色如再不敷並出太僕寺所貯變價及歲積
草料銀兩分發州縣收買驃壯大馬一同解俵太
僕寺應用庶民害永除武事有備一清久廢未盡
之弊復還國初慎重戰馬之意相應題請定奪恭
候命下通行南北直隸山東河南巡按衙門並劄
付兩京太僕寺仍咨都察院轉行各巡按並印馬
御史行各司道並府州縣掌印官將賣剩一半種
馬盡行變賣司道各官親估價銀上等無過八兩

下等無減五兩估完先造清冊送部案候查考以
文到之日南直隷限一年以裏北直隷山東河南
限十箇月以裏變賣完日傾銷成錠各州縣依限
解部發寺收貯專備買馬不得别項支用每馬每
年折徵草料銀一兩以萬歷九年為始徵完各州
縣總數解部發寺不許延挨拖欠孳駒已報在官
其種馬堪賣者將駒給賞馬户不堪賣者將駒一
同變賣輳價馬户有逃故種折者審實免徵逃移

復業種馬猶存者照下等馬價減估仍嚴禁有司仰體上意各將馬户務要優恤俾令樂業不得踵舊承訛加以雜泛差役科索以致朝廷恩澤不及於民其餘未盡事宜並經理馬政各官應否裁革撫按官悉心計處停當具奏上請定奪上允之於是寺庫積銀千萬而天閑之制蕩然矣

欲講明馬政必盡復洪永之舊歸有光曰江南折色可也畿輔河南山東之折色不可也草場之舊

額可清也子粒之不可徵也官吏之侵漁可黜而懲也而管馬官群長獸醫不可省也行馬復之令使民得寛其力民知養馬之利則雖官馬亦以為已馬矣又修金牌之制通關互市益得好馬别賦之民以為種馬而有司加意督視之洪永之舊猶可復也

太僕卿周孔教題馬價疏本寺老庫馬價自嘉隆以來封識惟謹不許擅動誠謂老庫之銀即外廐

之馬也無事折而為銀有事出以市馬以備非常所以拱衛神京固安根本慮智深遠節奉明旨不許借討歷歷可數故自嘉隆至今老庫馬價所積幾至千萬及後各部卒意借討遂至濫觴始曰不得援以為例後卒以為例始猶兵部支請為例自後各部亦借請為例始借猶曰勒限補還及後竟不補還日減一日歲削一歲以故屢年千萬之積殆盡今僅存二百萬有奇耳所謂儲蓄不備卒有

水旱盜賊無能以應而國非其國者也夫富家巨室欲保其家旦夜所以慮不常防盜賊者備至周密況以堂堂神京所恃以戒不虞者空踈至此可為寒心臣等蒿目焦心計無所出方思遵旨取償該部原借銀兩不虞今又借討百萬矣卷查戶部所借本寺七百餘萬不為不多舊借未還新借踵至況本寺僅存二百萬今一借百萬能堪幾借竊恐不數月寺帑盡空矣寺帑空則神京幾無馬矣

神京何地今日何時帑竭馬乏何以為國或曰事有緩急亦有輕重等重從急等急從重京師之重視邊圉何如譬之邊圉手足也京師腹心也未有剜心血以補手足者近見天象告變河源已竭民心擾動亂萌已形陰雨綢繆不可不慮是京師備禦當急乎當緩乎倘一旦有警欲徵馬則無馬欲市馬則無銀倉惶失措誰職其咎往者庚戌之事至今念之令人心悸夫天下利害事惟身親之而

後心知其苦今太倉空匱九邊告急計臣所知也若寺帑匱之後禍難任計臣豈知故計臣今日之請臣等今日之執所謂各痛各腸無非為國非敢動意氣爭區區衙門體面已也體面之爭小軍國之計大臣等竊見宋之季世臣子不求為國濟事動輙求勝卒誤人國臣等竊恨之臣等所以不敢默默者非敢求勝為陛下守此官耳挈瓶之守手不失器況軍國大計乎伏望皇上俯念根本之重

加意桑土之計勅下兵部酌議彼此各有老庫錢糧應否堪動所借錢糧百萬之多應否當從從長計議奏請定奪庶馬政有頼而大計不誤矣

崇禎二年太僕寺卿凃國鼎馬價出入數目疏查臣寺所隷北直隷各府州縣歲額解銀共一十四萬七百一十二兩南直隷各府州縣歲額解銀共一十八萬九千五百三十五兩三錢五分河南各府州縣歲額解銀共七千八百七十四兩山東各

府州縣歲額解銀共九萬一千四百一十六兩通
計省直歲額解銀共四十二萬九千五百三十七
兩三錢七分此臣寺之入數也乃若臣寺所給發
京邊各項年例在遼鎮撫賞銀二十二萬六百三
十七兩五錢零薊鎮撫賞銀二萬五千二百兩在
密雲犒賞銀一萬兩在大同鎮馬價銀三萬兩在
宣鎮馬價銀五萬二千二百九十二兩四錢三分
六釐在延鎮馬價銀一萬八千三百六十四兩在

寧鎮馬價銀一萬二千四百兩在薊昌二鎮馬價銀二萬六千二百四十三兩八錢七分七釐五毫在灤陽兵餉銀三千六百兩在壩上祭司馬等神銀二十八兩在京營軍伴操賞修理弓箭金鼓旗幟等項銀四萬一千四百兩六錢五分通計職寺給發京邊年例共銀四十五萬二百一十兩四錢六分三釐五毫此臣寺之出數也臣寺出入之數如此即令外解全完所入已不足以供所出矣況

逋欠實多並四十二萬之數亦不足乎且舊歲復派皇賞銀三十六萬兩乃在京邊年例之外於是搜括如洗束手無所措矣近且以俵馬改折請當此秋運之期民間俵馬有到京者有在途者紛紛駁回改折往來騷擾將有不勝其勞費者況祖制設立馬政專給團營騎操防守都城拱護陵寢祇謂根本重地有備乃無患耳原非為邊鎮即後來折色亦謂無事則易馬輸銀有事則出銀市馬仍

是備禦京師之意乃今折色銀數盡給發各鎮矣如并其俵馬盡行改折萬一變生不測如嘉靖庚戌故事欲買馬則無價且無及計將安出言之可為寒心臣等惟知為祖宗固守職掌萬萬不敢徇邊鎮以悮朝廷也

苑馬寺

楊一清疏臣章句迂儒本無致用之地伏蒙皇上簡擢總理陜西馬政揣分捫心實深愧懼誓竭駑

鈍以圖報稱本年八月内到陝西地方奉宣德意備行兩寺監苑官員共修職業以副委任臣親詣兩監六苑查得牧馬草場原額一十三萬三千七百七十七頃六十畝見在各苑止存六萬六千八百八十八頃八十畝其餘俱被人侵占原額養馬恩隊軍人一千二百二十名見在牧馬止有七百四十五名牧軍包攬代役及私回原衛住坐點視得見在牧養兒騍騸馬并孳生馬駒止有二千二

百八十匹馬政之廢至此極矣臣考究國初牧馬成法行據該寺回稱先年被火將文案燒燬無從查考查得永樂四年兵部節奉欽依開設甘肅陝西苑馬寺衙門每寺管六監每監管四苑各有分撥草場水泉地方坐落四至上苑牧馬一萬匹中苑七千匹下苑四千匹僉撥恩隊軍人牧養恩軍將各處有罪人犯發充隊軍於各衛丁多軍人內選撥每軍一名養馬十匹仍月支口糧六斗俱係

舊例其後陜西苑馬寺不知何年將原設監苑裁省止存長樂臨武二監管轄開成廣寧安定清平萬安五苑後又革去甘肅苑馬寺衙門將原發恩軍遷設黒水苑於平凉府開城縣地方亦附長樂監管轄前項裁革監苑其地散在臨洮鞏昌延安慶陽四府之間各入軍民版籍固未能盡復其舊即今見在監苑觀之土地廣衍水草便利使典牧得人蓄養有法豈有馬不蕃息之理臣親閲安定

萬安諸苑恩養馬匹中間率多奮迅騰躍不可控
馭始知西方畜産土地所宜而牧事頓廢非法之
過乃人之罪也臣曩為陜西按察司官彼時馬政
已稱廢弛猶有馬七八千匹每歲給軍騎操猶有
數百餘匹邇年以來該部屢經建白朝廷注意修
舉柰何積習之弊難袪頽靡之勢轉甚查得該寺
奏報册内弘治十五年終實在馬三千八百一十
四匹臣今點查見在止有前數則是半年之間又

少馬一千五百三十四匹若皆委之天數則本處官員軍民之家私養馬匹不聞消耗若此典守非人其責惡可辭哉且今見在馬匹除作種外餘下兒騸馬不多設遇有警將何給軍既無益於邊方又焉用夫彼苑幸賴皇上廟謨英斷深念邦政之重采納廷議增置風憲重臣委以便宜專制之柄使圖興復臣雖無狀承乏而來敢不夙夜孜孜一新舊規痛革宿獘總率寺監各苑官僚勤考牧攻

駒之政謹騰游調習之宜務期馬政蕃息雲錦成

羣上舒九重宵旰之懷下濟一方戎務之急此臣

之志也亦臣之分也

茶馬

楊一清疏臣受命督理茶馬親詣西寧洮州等衛

地方選差撫夷官員帶領通事分投撫調各族番

夷中納茶馬各族番官偕其國師禪師各齎捧原

降金牌信符而至臣得拜觀焉其額上篆文曰皇

帝聖旨其下左曰合當差發右曰不信者死臣奉
宣皇上恩威撫且諭之責其近年不肯輸納茶馬
之罪彼皆北向稽首云這是我西番認定的差發
合當辦納近年並不曾齎金牌來調止是一年一
次着我每將馬來換茶今後來調時天皇帝大法
度在我西番每怎敢違了臣於是乃知我聖祖神
宗睿謨英畧度越前代遠矣考之前代自唐世回
紇入貢已以馬易茶至宋熙寧間乃有以茶易馬

之制所謂以摘山之利而易充廐之良戎人得茶不能為我害中國得馬足以為我利計之得者宜無出此至我朝納馬謂之差發如田之有賦身之有庸必不可少彼既納馬而酧以茶斤我體既尊彼欲亦遂較之前代曰互市曰交易輕重得失較然可知蓋西番之為中國藩籬久矣漢武帝圖制匈奴乃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而幕南無王庭今京城之西綿亘數千里北

有狄南有番狄終不敢越番而南以番人為世讎恐議其後此天所以限別區域絶內外者也國初散處降裔各分部落隨所指撥地方安置住劄授之官秩聯絡相承以馬為科差以茶為價使知雖遠外諸番皆王官王民志向中國不敢背叛且如一背中國則不得茶無茶則病且死以是羈縻之賢於數萬甲兵矣此制西番以控北狄之上策前代略之而我朝獨得之者也頃自金牌制廢私販

威行雖有撫諭巡察之官卒莫之能禁坐失茶馬之利垂六十年豈徒邊方缺馬騎征將來遠夷既不仰給我茶敢謂與中國不相干涉意外之憂或從此生藩籬之固何所於托其所關係誠非細故臣乃申飭禁令嚴督所司緝捕私販根究株引不少假借茶徒稍稍斂跡茶價頓增已而招調番人遠近畢集稔惡如多恭哈章咱者亦如期而至乃知中國之茶真足以繫番人之心而制其命誠使

私茶商販一切禁絕不得通番不一二年番族無茶不撫亦將自來調之寧敢不至臣仰承任使恒懼無補以速罪尤深慮卻顧輙罄一得之愚如此

南太僕

唐時升代作南太僕志序今上中興輦轂下諸君子以為國家重熙累洽之後百度慮有不備於方策者於是兩京諸司皆纂脩志書臣職在冏寺不可不討論故籍諮詢遺老以俟參考謹按洪武四

年初置羣牧監至六年改置太僕寺當是時四方
僭亂未平王師所至如太陽出而雲霧消散元之
後裔猶在沙漠之南王保保强力慓悍終不肯俛
首帖耳就我覊絡及大將北發步兵未至竟以驍
騎襲其營遂令狼狽跣足而走葢皆用江淮間馬
也孰謂天下善馬必出高寒之地哉後數十年間
天下大定謂宜却走馬以糞而詔旨諄諄叮嚀戒
飭不獨留意於中國之畜牧而又取之四裔如西

戎之茶馬朝鮮之馬躭羅之馬既又勅閫中諸將吏各以其餘馬送京師分給沿邊騎士豈非以戎馬國之大事天下雖安不可一日忘哉至永樂初上問尚書劉儁以天下馬數止十萬三千七百有奇當宁太息太僕卿楊砥言近馬蕃息而牧者之人請令民十五丁養一馬馬死孳生不及數者責之償遂世為北方患自是以來朝廷之上更制易令部寺之間焦心勞思議論朋興互得互失顧官

無養馬之用而民有養馬之害於是慶歷中盡斥賣種馬收買備用其時馬戸皆曠然如更生而僕寺亦如釋重負所從事者唯催督府縣馬價而已夫百金之家畜吠犬以防姦置蹇驢以致遠今南方數千里内卒有金革之事如近日愚民弄兵潢池倘遊魂三輔則欲具銜勒鞍轡而不可得何以盛軍容而威不軌哉蓋寄養之行本一時嘗試之策非明習國事者深慮熟計而為之故畨編之害

交兌之害胥吏之要索里甲之侵漁勢所必至而當時不計也今採掇二百餘年見行故事與列聖之垂訓深謀遠見諸臣之嘉言讜論語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後之君子反覆累朝之利害得失而精思今日之時之勢倘有可以裨牧政者不惜爲聖明條奏之則雖弁髦此志可也

春明夢餘錄卷五十三